

水木湛清华 百年育英才

——读《学问的“秘密”：这就是清华》

□刘小兵

六月是万众瞩目的高考季,参加完这场考试之后,学子们都会思考同一个问题,到底该上哪一个心仪的学校?在众多的高校中,清华无疑是翘楚,许多学子都能上这所高校为荣。这不仅因为它历史悠久,更在于它建校112年的时间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学问的“秘密”：这就是清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4月出版),以新华社记者采访清华知名教授的方式,诠释着清华成功的奥秘,并从它一流的办学宗旨和不懈的追求中,深刻阐释着清华厚重的人文内涵,从而使公众对这所大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这场访谈,汇集了杨振宁、邱勇、丘成桐、姚期智、常沙娜、薛渊、陈来、阎学通、胡显章、戴琼海、白重恩等11位清华代表性人物。这些学术大咖,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以其开拓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均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虽然身处的年代不同,研究的方向也各有差异,但在他们身上,都很好地体现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

首章从采访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起笔。回顾与清华的渊源,邱勇自豪地称自己为“土生土长的清华人”,并深有感触地说:

“清华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奋斗目标,是一所可以被赋予无穷意义的学校。”在他看来,清华有一种家的感觉,能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百多年来,无数清华学子秉持着自强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自觉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把“行胜于言”的校风,切实落实到求学、治学的每一个步骤当中,用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卓越表现,生动践行了清华人的使命担当。无论是“五四运动”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年代,抑或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乃至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一代代清华人始终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守学业报国的崇高理想和信念,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要问清华何以能在历经百年沧桑之后,依然能以其独特的魅力,引得四方学子见贤思齐,在邱勇看来,胸怀祖国心忧天下,就是巍巍清华取得骄人业绩的最大精神动力。

同样颇具启发意义的,是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采访。作为一名世纪老人,杨振宁时刻不忘是清华培养和造就了他。令人感动的是,2003年,业已81岁的他,毅然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回到祖国定居,后来,他受聘于清华大学,90岁高龄还亲自为学生上课,不遗余力地投身到培养后辈人才的教学工作中。为了助力青年学子快速成长,他亲切寄语他们“在了解研究领域之前,

先了解自己,掌握自己的能力与兴趣”。为了激发他们的创新斗志,他殷殷告诫自己的学生:“永远不要把‘不验自明’的定律视为必然。”在他看来,清华人就应该坚持真理,自始至终保持一份对新知识的渴求,在执着坚韧中求得真知,在忠贞报国中奉献聪明才智!如果要问清华何以在学术上独领风骚,引得莘莘学子竞相折腰,杨振宁的这段肺腑之言,可谓一语道破了清华成就百年大业的秘诀所在。

品鉴全书,掩卷长思,不时会被清华人炽烈的爱国热情所感怀。倡导要做就要做一流学问的丘成桐;主张立足中国实际,在兼收并蓄中汲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之后领跑世界的姚期智;坚持把大学与国运兴衰连在一起,用家国情怀去激励鞭策万千学子的薛渊;建言大学一定要让学生自己思考,力戒人云亦云的白重恩……这些淡泊名利的清华人,用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用他们的智慧,诠释了什么是中国的好大学,什么是民族脊梁,什么是人品、学品、文品。

读罢《学问的“秘密”：这就是清华》，一股民族豪情油然而生。有理由相信，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无数中国人希望和梦想的清华大学，一定会继续执着而坚定地走在时代的前列，赓续优良传统，担纲历史重任，书写清华百年辉煌，再谱中国教育灿烂篇章。

老树春深更著花

□范进

凌震三先生是新闻前辈。我和他有着部分共同的经历,都待过农村,进过工厂,后来凭着对文字的爱好进了新闻单位,干起了记者的当官。如今,我和凌震三有着共同的标签,我们都是“70后”,我是1972年出生,他是72岁。两个“70后”,因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此生最爱是梅花》,相聚在文字里,他是作者,我是读者。

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在这本《此生最爱是梅花》里,我读出了什么呢?我读到了一个记者的视野。

新书《此生最爱是梅花》,收录文章91篇,共分5个部分,凌震三分别给他们命名“那随风吹逝的日子”“生命的感悟”“寻梦探幽忆先贤”“艺术·人生·友情”“长河浪花一朵朵”,我浓缩了一下,其实就是5个字“忆”“悟”“游”“读”“省”。写的无非是他走过的路,读过的书,见过的人,想过的事。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经历我也有啊。可为什么凌震三写出来的人和事就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呢?别忘了他的身份,是记者!他写的是人生中有意义的经历。1968年的冬至,漫天风雪,六个知青为了去公社领水桶、扁担等劳动用具,走了二十多公里路,经过一天的跋涉,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等到他们终于返回住地后,慈祥的房东大叔突然端出六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我们六个人的眼睛一下子都湿

了”。读者的我,眼睛一下子也湿了。

我读到了一个作家的追求。

凌震三是记者,是书法家,我知道。但是他当年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首届毕业生,江苏省电大优秀三好学生,我还是在拿到《此生最爱是梅花》这本书,读了《我的1982》才知道。

原来,人家是中文科班出身!他写书法,是真草隶篆,诸体皆能;写起自传散文、文艺随笔等也是手到擒来。

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过去,新闻和书法占据了凌震三的工作和业余时间,但是,文学梦一定深埋在他的心底。不信?有后记为证:“一转眼,青丝成白发,皱纹上额头,老啦。老归老,心中还是放不下青春时的那些念想,放不下早在那座小屋的煤油灯下就滋生的梦。于是,我又拿起手中的笔……”

在《此生最爱是梅花》中,我读到了凌震三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追求。他的散文中,有情感,有哲理,有典故,有文采。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散文中对小说技巧的借鉴和融合。我喜欢《雨中的三轮车》,两枚硬币,让人对车夫心生敬意。我喜欢《写春联》,二十厘米红纸头的“废物利用”,让人懂得惜“福”。

人生七十再出发,老树春深更著花。最后,想悄悄地问凌先生一句,你在《又闻那粽飘香》中写到的“俨然晚霞中一湖碧水的那双大眼睛”,后来进城了吗?各自奔天涯的“那些花儿”,她们也老了吧?她们现在在哪里呀?

第四篇章偏重于谈古,揭秘书法名作背后的名人遭际。长歌当哭,残阳如血。在《血染的风采》中,凌震三告诉你颜真卿如何用血和泪写成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第四篇章更多是论今。臧科先生担任盐城市书协主席多年。《岁月·艺术·友情》中,生肖属兔、年龄相差一轮的盐城前任书协主席曾经是近邻,同住市区儒学街。“记得那时候,他有事找我,走到我家的西山墙附近便开始喊‘小凌在家吗?’”让人读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中的生僻字词注上百度来的拼音和释义。

这种旁人不敢恭维的读书习惯,出现在我人到中年记忆力明显下降后。倘不这样,读书的结果就是前读后忘。一本书读完,掩卷后会可怕地发现,脑子里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感觉就像泰戈尔写的那句诗“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边读边涂鸦,自然委屈了书,一本新书在我手里要不了多久就会形象扫地,像本从市面上淘来的二手书。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阅读的心情,因为我在意的是书中自己欣赏的内容,在这圈圈点点间,在大脑中完成了一次次强烈的“复制粘贴”,一下子获得感满满。

读过的书,也无一例外地变身成我画过重点的“精华本”。后来再读第二遍第三遍时,书中其余文字,我往往一掠而过,目光停留的,主要是自己曾圈点过的地方。读书不觉得产生一种事半功倍的轻松感。余秋雨《文化苦旅》一书中有篇《徽州突围》,当读到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押解流放,作者奋笔写下“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

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前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这段感慨时,我难捺内心的共鸣,在下方连画两道黑沉沉的波浪线。这是文章的点睛之笔啊!我百读不厌,印象如镌。全文八千字何妨,只此几句入心足矣。

从别处借来的书,当然不能这样读,但出过一次意外。钱钟书先生主编的《宋诗选注》,每首诗都附有精彩评注,引经据典,见地独到,像块磁铁吸引住了我。书读三分之一,一番乱翻乱点,我恍然想起这本书是借的隔壁办公室同事老陈的。惶恐之下,赶紧上网搜寻,想买新书还人家。老陈知情后连说:“不必,原来这本书是他硕士毕业时导师所赠,收藏快30年了,意义不同一般。弄得我愈加愧疚难当,从此再不敢轻易开口向别人借书。”

女儿是90后,习惯阅读的她一日翻我读过的书。见书中墨迹斑斑,旋即微信拍图发来,揶揄之意明显,并在一串“坏笑”的表情下留言:“爸,读书苦读书苦,你敢肯定,说的不是书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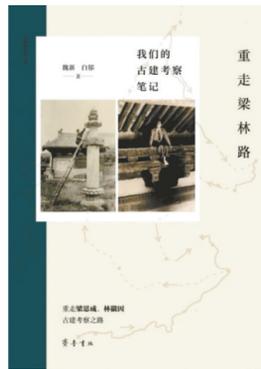
精品图书推荐



《大地中国》
韩茂莉著
文汇出版社



《寻纸》
汪帆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重走梁林路》
魏新、白郁著
齐鲁书社



《生命的辨识度》
刘建华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人间星辰

□申晓芸

“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来了;有的人来了,又走了。所有的生命都会变成灰,变成扬尘。”“人们的企求没完没了,可在时间的历史长卷里,三十年与一百年,最后都是汇集到一个原点上,谁也看不出之间还有什么长短。”随手翻开骆圣宏先生的新作《三十九度人》,这样的一段文字映入眼帘。我忍不住继续翻阅下去。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三十五万多字的篇幅,厚厚一本。主线讲的是李根林、张正林等投身公益,继而成立公益组织,吸引更多人走上启爱之旅的故事。读着仿佛就跟着李根林他们一起经历着,唏嘘于生命的湮灭,惊叹于重生的奇迹,错愕于人性的复杂,感慨于爱心的接力。

哪个需要救助的人背后没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呢?人间疾苦交织着人间大爱,绝望之中照进希望之光。受助者与命运恶龙缠斗之时,李根林他们振臂一呼,出钱出力,带来生命的薪火。

开启公益事业之前,在商海浮沉的李根林曾反复问自己:“我们这样拼死拼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在“众心助困”这个公益组织里他已经找到了答案,并化之为不竭的动力与不懈的坚持。

不是每场付出都有美好的结果,大爱大善也会被别有用心地解读,李根林的挚友、他的同行者张正林的一段话尤其朴实和真诚——“我们今天来帮助他人,并不是来做一个同情者、怜悯者,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同情心甚至是来消费别人的苦难。我们只是一个陪伴者。”陪伴你,照亮你人生的一段旅程,如此而已。

而将这些烟尘中人间大爱故事写成文字的骆圣宏先生,在他的文学事业和文学创作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

他曾是基层公安机关的一位领导,在繁忙的公安工作中坚持笔耕不辍,先后创作、发表上百万字的作品。创立的平安文化理论被公安部 and 中央政法委全国推广,并多次应邀赴大学、警校、机关及中小学做各种讲座、报告。

当他变魔术似的拿出来这本《三十九度人》,仿佛这本书从构思到写作到出版种种艰辛的过程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一般,而之前他已经默默出版四本书了。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亲自为该书写了推荐语。他说:“本书题材真实独特,故事新颖感人,写作手法独辟蹊径,是青少年励志教育和爱心教育鲜活生动的好教材。”

这当然是解读本书的其中一个重要角度。我认为,不仅于此。正如我们认识和解读他的新媒体文学平台一样。

他用《三十九度人》解读了一群“三十九度人”,也解读了他自己和他的文学平台。

七年坚持,大家把钦佩的目光投向他,祝贺他创办了一个成功的平台。我却以为这并不是他的目的,他肯定还有更为广阔的热爱。我相信他曾在某个深夜的星空下问过自己,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比如骆圣宏,比如李根林,张正林等,我觉得他们是找到答案的人,或者他们又一直在找寻着答案。他们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宇宙,在这个宇宙里,他们闪闪发光,能量不断集聚、喷发,吸引来大小卫星的自转和公转,不但带来温暖和力量,更是将这温暖和力量凝结起来,传递下去,绵绵不绝。李根林他们的小宇宙就是“众心助困”这个公益组织,骆圣宏先生的小宇宙就是他的新媒体文学平台。人在世俗中,真正的快乐在世俗之外。这一小群人,在各自的领域用激情点燃了火,照亮了一大片人的梦想。

“晓风残月人独行,芸香满庭读书时”,这是作者在《三十九度人》的扉页上给我这个后学亲笔题下的寄语。我还记得他落笔之时,笨拙的白发随着书写的节奏微微颤动,穿窗而入的阳光落在他的头顶,他仿佛在发光。恍惚间,我好像听见一个声音从远方传来——“年轻人啊,去阅读,去行走,去体验,去燃烧,与其仰望星空不如化作人间星辰,照亮哪里答案就在哪里。”

读书的癖好

□邵小华

读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连接网络的阅读器堪比一座图书馆,注册付费几分钟的事,然后本本好书就可以随时随地为你而打开了,读起来方便又实惠。

可我对电子书总爱不起来。想读一本书,就会线上线下地找着买,难改对纸质书的情有独钟。在我看来,只有将一本真实的书拥于案头,伴于枕边,墨香中一页一页捻着去读,才能尽享阅读的快乐和满足。这样的执拗,当然也与我读书时,喜欢拿笔在书上圈圈点点的个人癖好有关。

家中书架上有书若干,每一本我都曾爱不释手。阅读它们时,我一定会用一支黑水笔作书签。遇见绝佳的遣词,抬笔就会画圈圈,以示点赞;读到精彩的句子,就在下方画上长长的波浪线;若书中某个章节打动了,干脆整个儿打上一个大大的方框。在书页页脚的有限空白处,还会用潦草的笔迹,为书